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編五種

王雲五主編

先秦文學

游國恩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先 秦 文 學

游 國 恩 著

百 科 小 叢 書

敘

敘曰、今之所謂文學史者、亦孳乳而寢多矣、自推涉獵有限、乃復尤而效之、以攘恟愆之謂、是亦不可以已乎、竊念晚近士風、絕類朱明、著書之易、殆又過之、尤於文學史類之書、不爲其難、爲其易、直可且受命而日食時上、大抵荏懦者標新以逢時、淺陋者護短而取巧、逢時則事事可以傅會、而庸衆悅矣、取巧則一切可以抹煞、而成書易矣、嗚呼、修辭而不立其誠、道術將爲天下裂、此亡國之徵也、世好丁君郵書來、爲商務館主人徵稿、限以一月之期、既謹謝不能、而敦迫再三、爲展期四十日、遂忽忽寫成此編、世無淮南、天下著書有若是之易者乎、橐筆自訟、疚媿實多、所自信者、不敢不勉於誠而已、然弗能標新、又弗能護短、世之人苟以斯義責之、余何敢辭、癸酉仲冬月二十七日識於青島寓廬。

目次

- 一 文學之範圍及文學史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文學導源之兩大要素……………九
- 三 未有文學時之初民文學……………一六
- 四 種族戰勝與文學之開幕……………二一
- 五 唐虞時代之文學……………三一
- 六 夏禹之功烈及夏代文學……………四〇
- 七 商之文明漸進及其文學……………五三
- 八 周初文治之宏模及其文學……………六四
- 九 詩之來源及南風雅頌……………七七
- 十 詩之時代背景及其文藝……………九二

- 十一 春秋戰國時之雜歌詩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- 十二 周之歷史文學及晚周諸子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- 十三 楚辭之起源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- 十四 屈原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- 十五 宋玉及其他作者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- 十六 糅合南北之賦家荀卿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- 十七 先秦之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- 十八 秦之變古及其文學……………一八一

先秦文學

一 文學之範圍及文學史

文學之界說，昔人言之詳矣。自魏晉六朝以迄今茲，衆說紛呶，莫衷一是。治文學史者，既苦於界說之不立，往往徬徨歧路，盲目操觚，泄沓支離，不可究詰。益以年世悠邈，作者實繁，派別枝分，千頭萬緒。其間源流變遷，盛衰倚伏之故，多無有系統之說明。此所以治絲而棼，說愈歧而愈遠也。今綜約諸家之說，不外廣狹二義。

餘杭章君曰：「凡云文者，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言。故有成句讀文，有不成句讀文，兼此二者，通謂之文。局就有句讀者，謂之文辭，諸不成句讀者，表譜之類，旁行邪上，條件相分，會計則有簿錄，算術則有演草，地圖則有名字，不足以啓人思，亦又無以增感，此不得言文辭，非不得言文辭，諸成句

讀者有韻無韻分焉。」（國故論衡文學總略）此廣義之文學論也。阮元書文選序後云：「昭明所選，名之曰文。蓋必文而後選也，非文則不選也。經也，子也，史也，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。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。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爲文，始以入選也。」又曰：「凡以言語著之簡策，不必以文爲本者，皆經也，子也，史也。言必有文，專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易文言始。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「咸」「詔」之合節，非清言質說者比也，非振筆縱書者比也，非佶屈澁語者比也。是故昭明以爲經也，史也，子也，非可專名之爲文也；專名之爲文，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。」又曰：「凡說經講學，皆經派也；傳志記事，皆史派也；立意爲宗，皆子派也；惟沈思翰藻，乃可名之爲文也。」（參閱學經室集文言說、文韻說、學海堂文筆策問及與友人論古文書等篇）此狹義之文學論也。

今按由前之說，則一切表譜簿錄之類皆得爲文，由後之說，則雖經傳子史亦不得爲文。（按阮氏謂三者不可專名之爲文，雖若語有斟酌，實則排斥之於文外。）斯二說者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皆不能無偏。請伸其義。章君論文，蓋以文字爲準，不以妙彰爲準。以爲文字者本以代言各當其用，凡無句讀之文，皆文字所專屬者也。故又曰：「以是爲主。論文學者，不得以興會神旨爲上。知文辭始於

表譜簿錄，則文氣文德皆爲末務。』夫沿波討源，其論誠爲有見；然枝派旣分，自不可一概而論。蓋今之所謂文辭文章者，正以其有文有章也。夫曰文，則辭采斐然尙矣；曰章，則節奏低昂尙矣。如此，則表譜簿錄之無句讀者，例不得與。故今日論文，而欲盡撤辭華聲音之藩，藝文學術，一切并包，則茫無畔岸，將使學者望洋興歎，無所適從矣。此蔽於實之過也。若夫阮氏之論，專主乎文藝聲色之事，則又誤信昭明率爾之言。（昭明選例多有可議，前人已辯正。）不知典論論文，已以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並舉，摯虞流別，李充翰林，今可見者，其範圍亦至不隘。陸士衡晉初作者，而文賦所標，亦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之目。幾見其必皆沈思翰藻，非清言質說者耶？且跡諸家所列，奏議碑誄，史派也；論說之篇，子派也；又安見子史之文皆不得爲文，如阮氏之所云也？劉彥和與昭明同世，其文心一書，自明詩以至書記，凡二十篇，所包者尤廣。此又何說？且卽文選論之，三十七類中除其可以合併者，爲類猶繁。其間子史之文亦多矣。賈生過秦，本出新書；（按史記錄其文凡三見。）魏文典論，寧非子派？以矛攻盾，彼已無以自解。阮氏乃從而發之曰：立意爲宗之文，非文也，故不選也。『史論』『上書』『直錄史傳』碑誌行狀，亦其支流。是與所謂『旁出子史，事異篇章。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者。』又牴牾矣。阮氏

又從而發之曰：傳誌記事之文非文也，故不選也。且如其說，入選之文，宜無有清言質說，佶屈爲病者，按之實際何如乎？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者，（按阮氏之論文韻，不限於句末。見文韻說）入選之文果皆然乎？夫阮氏欲自尊其說，是以標舉文言，不知此適其所謂說經之文也。必拘有韻爲文之說，則凡禪門偈頌，方技歌訣，與夫蒙童諷誦之言，（古者凡將急就一類小學之書準此。）教坊優倡之語，何莫非文？况東漢以前之文，又泰半不可以有韻無韻分者乎？是知昭明之說，特六朝人一時習尙之偏見，（沈約宋書謝靈運論文心雕龍聲律麗辭等篇，或張宮商之論，或暢偶儷之說，而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更合之云：「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唇吻適會，性靈搖蕩。」凡此並與沈思翰藻之義相通。）本未可據爲定論也。不然，則以後世學術日分，辭章日富，派別既多，決擇匪易。蕭氏既哀錄總集，又不能不以之入選；而心或違之，遂復存其論文之見解於序中，而不覺其自相違逆者，亦勢不可也。阮氏不察，遽欲執此以爲衡準，不亦惑乎？此又蔽於名之過也。

雖然，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藝論者，固亦有以。周禮考工記：「畫繪之事，青與赤，爲之文；赤與白，謂之章。」說文：「文，錯畫也；象交文章，樂竟爲一章。从音，从十，數之終也。」釋名釋言語云：「文者，

會集衆采以成錦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也。』夫文章以繪事樂章爲本訓，則其爲藝事復何待言？（易繫辭傳下亦言『物相雜，故曰文。』）故廣雅釋詁訓文爲飾，文選七啓『御文軒』注亦訓文爲畫飾，而禮記月令『文繡有恆』，鄭更直訓爲畫。（說文別有『𠄎』『彰』字，从三，三，毛飾畫文也。義亦相類。段玉裁以爲『文』『章』其省文。）詩大序云：『聲成文，謂之音。』樂記亦云：『文采節奏，聲之飾也。』又云：『省其文采。』注云：『文采，謂節奏合也。』證知文章之道，通乎藝事，實兼聲色二者之所有。六朝文家之好言聲律與偶儷者，殆亦有見及此耳。竊嘗論之：齊梁諸人之以藝事衡文，蓋亦惡夫沖淡之辭，醉心華飾之語耳，本未可以厚非也。獨因此而遂悍然擯諸文字之稍質樸者於文學之外，則昧於古今學術源流之過也。章學誠曰：『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，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。文集者，辭章不專家，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也。後賢承而不廢者，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。經學不專家，而文集有經義；史學不專家，而文集有傳記；立言不專家，（卽諸子書也。）而文集有論辨。後世之文集，舍經義與傳記，論辨三體，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。而辭章實備於戰國，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。』（文史通義詩教上篇）觀於此，則今世之所謂文學者，莫非古者專門著述之

支流遺裔，本以附庸，蔚爲大國；若強爲區畫，使雲仍與高曾分庭相抗，甚且數典而忘祖，奚可哉？

然則文學之範圍宜如何？曰：學術之不能不分而爲辭章者，勢也；辭章之不能與經傳子史完全絕緣者，亦理也。知後世經義之文之出於經學，則不能排「六藝」；知傳記之出於史學，則不能排左國；知論辨之出諸子，則不能排莊列。先秦之文學，卽在專門著述之中，固未可以決然舍去也。抑余有說焉：西漢以降，文章漸富，著作始衰；迄於蕭梁，文集著錄，已成定例。故由今日論之，文學者，以孽子而亢宗，作者，雖不祧而自替者也。由斯而談，先秦之文若「六藝」，其中如詩固無論矣。其易、禮、春秋，未可以文論也。書以道事，雖不以文爲本，要爲記言之文所自出，自當在敘述之範圍。左傳、國語、國策，雖屬史家之言，而實兼文詞之美，尤不可以勿道。公羊、穀梁二傳，專主釋經，且漢世始著竹帛，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論。其諸子，若墨、翟之書，文辭樸拙；名家之言，專在辯析；其僞書自不必論。雜家之文，若呂覽，雖間有可取，俱可從略。（兵家方技準此。）惟道家則莊周絕勝，（其僞書今亦不論。）儒家則孟荀傑出，法家則韓非爲尤，與夫小說家之山海經、穆天子傳等，（並從四庫著錄。）皆宜泯其畛域，列入文疆。蓋於較大範圍之中，仍寓以文辭爲主之意。（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書雖不能以

文辭論，實爲後世小說之祖。非苟爲調和之論也。總之，先秦之文，類屬專門之書，兼采則勢所不能，悉蠲又於理有礙。大抵擇其情思富有，詞旨抑揚，及與後世之文有密切關係者述之，則斤斤微尙之所存也。

文學史於類爲專史，古無是書；其性質稍相近者，有若唐裴孝源之貞觀公私書史，宋米芾之書畫史，朱長文之琴史，明陶宗儀之書史會要，朱謀壘之畫史會要，清初姜紹書之無聲詩史，或統紀列朝，或斷取一代，皆專述一藝，明一事，而有史名者也。近世善化皮氏作經學歷史，體裁章目與今日流行之文學史極相似，此又學術史中之專史也。若夫論文之書，如詩品，主客圖，詩派圖等，或評述歷代，或單舉一派，雖無史之名，實則文學批評史或流別史之類也。（文章流別，文章緣起等書，但主文體，不依時代。蔡傳歷代吟譜又止列作者名字，並與文學史不合。）

文學史之號爲專史者，蓋對普通歷史而言，與哲學，宗教，政治學，經濟學等史同科。顧其中又可分爲三類：一曰文學通史，如中國文學史，日本或西洋文學史等是也。二曰斷代文學史，如先秦文學史，漢魏六朝文學史，中古或近代文學史等是也。三曰分類文學史，如辭賦史，小說史，駢體文學史，詞

曲或戲曲史等是也。又有斷代而兼分類者，如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，唐詩史，明清制藝文學史之類是也。夫我國歷史至長也，作家與篇章至夥也，其間文學與學術政治社會種種關係尤至複雜，卒不可理。是故治文學史者，貴得其要。其要維何？如說明文學之變遷及其盛衰之狀況也；推求文學變遷與盛衰之因果也；考證篇章之真偽及其時代之先後也；評斷文學之價值也。凡此四端，皆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也。苟能明其體要，觀其會通，取材當而別擇精，然後運其識力，提綱挈領而敘論之；雖萬派奔流，而窮原竟委，讀者可一覽而盡也。如此，庶可以無大過矣。

二 文學導源之兩大要素

文學者，不馮虛起。推原其故，則人生不堪內外之壓迫，實使之。何謂內？天賦情感是也。何謂外？生活環境是也。斯二者，內外相應，消息相通，非截然兩事也。本此二義，則文學起原之故，可得言焉。

(一) 情感之衝動。人類所以異於他動物者，以其有七情也；有情斯有感，有感斯有應，應而後有聲，有聲而後有言，而後有文辭。故樂記曰：『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聲；聲相應，故生變；變成方，謂之音。』此音樂起原論也，亦即文學之起原論也。詩大序云：『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』（按樂記稍異。）此詩歌起原論也，亦即舞蹈起原論也。詩也，樂也，舞也，分流而同源，異轍而同歸者也。蓋感而爲聲，詠而爲詩，（初民止有諷詠之詩，無著於竹帛者，說詳下章。）動而爲舞，節而爲樂，而莫不由於情感之衝動，特其進展之程序微有異耳。

古者詩必入樂，樂必有舞，三者相連，未嘗或間。殆以此也。劉彥和曰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。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（文心雕龍明詩篇）又曰：「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是以獻歲發春，悅豫之情暢；滔滔孟夏，鬱陶之心凝；天高氣清，陰沈之志遠；霰雪無垠，矜肅之慮深。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，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——一葉或且迎意，蟲聲有足引心。况清風與明月同夜，白日與春林共朝哉？」

（物色篇）此以四時物候之感人者言也。鍾記室亦曰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」又曰：「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羣託詩以怨。至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；或橫骨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；或負戈外戍，或殺氣雄邊；塞客衣單，孀閨淚盡。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揚娥入寵，再盼傾國。凡此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？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？故曰：「詩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」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尙於詩矣。」（詩品）此兼以物候與境遇之感人者言也。是故朱子詩集傳序云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；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；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，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。」——此詩之所以作也。」綜覽衆說，情感實文學之源泉，詩歌

又文學之先導，不亦彰明較著也哉？

(一) 生活之壓迫。太古之世，草木榛榛，鹿豕狃狃。人類與萬物紛然雜處，以生以長，以繁殖其子孫，迄於今不知幾何年矣。雖然，其原始生活之狀況則可推而知也。姑就其衣食居住三事言之：

(1) 詩大雅綿之篇云：『民之初生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家室。』易繫辭傳云：『上古穴居而野處。』

淮南子汜論訓云：『古者民澤處復穴，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，夏日則不勝暑蟄蟲。』

說文『它』部云：『上古艸居，患它，故相問「無它乎？」』（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

通云：『上古之時，草居露宿，恙噬人蟲也，善食人心，人每患苦之，凡相問曰：「無恙乎？」』

莊子盜跖篇云：『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，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。晝於橡栗，暮栖木上，故

命之曰有巢氏之民。』（按韓非子五蠹篇略同。）淮南子本經訓云：『昔容成氏之時，

道路雁行列處，託嬰兒於巢上。』——此上古居處之大概也。

(2) 莊子盜跖篇又云：『古者民不知衣服，夏多積薪，冬則煬之，故命之曰「知生之民。」』

春秋歷命序云：『古初之民，卉服蔽體，辰效氏作，乃教民撻木茹皮，以禦風霜，綯髮鬪首，

以去靈雨。命之曰「衣皮之民。」——此上古衣服之大概也。

(3) 禮記禮運云：「昔者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實，鳥獸之肉，飲其血，茹其毛。後聖有作，然後修火之利。」（按山海經大荒東經亦言中容國之人食木實，困民國之人食鳥。又大荒南經言張弘國驩頭國之人食魚。）韓非子五蠹篇又云：「上古之世，民食果蓏，蚌蛤，腥臊惡臭，而傷害腸胃，民多疾病。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；而民說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」淮南子脩務訓亦云：「古者茹草飲水，采樹木之實，食羸蠃之肉，多疾病毒傷之害。」——此上古飲食之大概也。

由上觀之，則初民之於生計也實至簡陋。此徵諸今日未開化之民族而益信。故禮記王制云：「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蠻，雕題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髮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」此我族文明進步早於他族之證也。大抵生民之始，莫不感於生活之壓迫而思創造。此生活之壓迫力與生活之創造力時時衝突，互相控制，至今日猶然。蓋人類之生活，永無滿足之時；欲求滿足，亦絕不可能之事。然而此必不可免之缺陷，又無時不思有以